

陈嘉映·思想学术著译

Sense and Sensibilia

感觉

可感物

陈嘉映◆译

约翰·奥斯汀 (John Langshaw Austin) ◆著

华夏出版社



陈嘉映·思想学术著作

[英] 约翰·奥斯汀 (John Langshaw Austin) ◆ 著
陈嘉映 ◆ 译

感觉

与

感觉物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感觉与可感物:英汉对照/(英)约翰·奥斯汀著;陈嘉映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4

ISBN 978-7-5080-5708-8

I. ①感… II. ①奥… ②陈… III. ①语言哲学-研究-汉、英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5785 号

感觉与可感物

[英]约翰·奥斯汀 著

陈嘉映 译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2010年4月北京第1版

2010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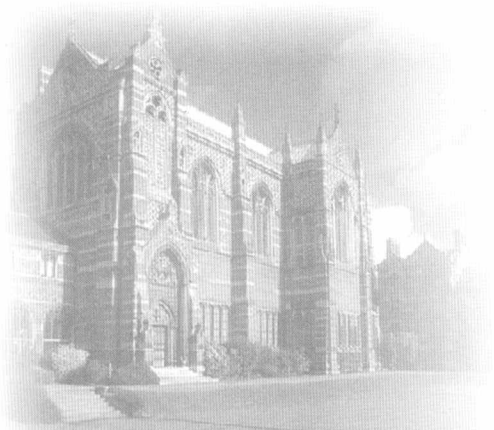
开 本:730×988 1/16开

印 张:19.5

字 数:460千字

定 价:62.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SENSE AND SENSIBILIA

目 次

导言	陈嘉映(1)
瓦诺克前言	(12)
I	(22)
II	(30)
III	(54)
IV	(76)
V	(96)
VI	(116)
VII	(130)
VIII	(158)
IX	(170)
X	(204)
XI	(250)
《感觉与可感物》读后	陈嘉映(270)

导 言

陈嘉映

上世纪中叶,奥斯汀曾与莱尔并列为牛津哲学的主导人物。他逝世后一段时间里,他的影响有增无减。此后,他的影响逐渐降低,不过,“日常语言学派”的一些主张和方法,仍然广有传人,并且程度不同地被其他倾向的哲学家接受。

奥斯汀的工作中,始终受到重视的是他关于记述式言语和施行式言语的研究;施太格缪勒那部广有影响的《当代哲学主流》,给了这个题目不少篇幅,此外几乎没有谈到奥斯汀的其他工作。我觉得这是件憾事,在我看,奥斯汀的哲学思想中还有很多宝藏未得到开发,他提出的很多问题,可以引导我们更深地运思。我打算和年轻学者合作,把他的三本书都译出来,杨玉成译《如何以言行事》,方旭东译《哲学论文集》,我来译这本《感觉与可感物》。

我个人格外喜读奥斯汀。其中一个原因必定是,他的哲学写作独具风采,读他的原文实是一种享受。认真思考是种辛苦的劳作,我们不能要求所有哲学写作都让人读得愉快,但偶然碰到这种机缘,不能不珍惜。精彩的文笔读得愉快,却会给翻

译出更多难题。好在摆在读者眼前的是中英对照本,可由读者自己去估量这些难题译者的解法得失何在。

我在北大、华东师大、首师大各以奥斯汀为题开过一次课。我一直认为,以奥斯汀为研究生的入门课是个不错的选择。年轻学生更喜欢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但这两个哲学家的思想无边无际,我甚至不知道潦潦草草读过,思想会变得更清楚还是变得更加糊涂。奥斯汀的一个好处是,他把话说得很清楚。他对不合常规的话语也极敏感,分析其错处入木三分。根本的道理精微玄妙,在穷理途中,难免自欺欺人。学哲学,最容易并未明理,只学得满嘴古古怪怪的词和话。先读读奥斯汀,有助于我们在探入晦暗之际尽多保持一点儿清醒的目光。

本书的文本清楚易读,奥斯汀没有使用什么专门用语,表述都颇简洁,各个论证的结构也不复杂。因此,我只打算写一篇简短的导言。^① 奥斯汀对艾耶尔的批判导出另一些问题,我会说,更深层次的问题,我在他的文本后面另附一篇长文,“《感觉与可感物》读后”,讨论这些问题。

北大、华东师大、首师大都有不少学生、同事参与了改善译文和文章的工作,在此致以谢忱,尤其感谢李韧、冯文婧、叶磊蕾。

奥斯汀其人

奥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 1911 - 1960],成年后的大半时间都在牛津渡过。他在牛津大学修习古典学,通过对希腊典籍的阅读产生了对哲学的兴趣。他学业优秀,毕业后即在牛津大学教授哲学。牛津大学当然一直赫赫有名,在哲学这个领域,尤其在奥斯汀那个时期,牛津才俊云集,先有伯林、莱尔,稍后有斯特劳森、艾耶尔,再稍后有威廉姆斯。这只是几乎任意挑出的几个名字。

奥斯汀在二战期间入伍,从事情报工作,建树卓著。他在牛津大学也从事行政工作,卓有成效。作为哲学家,他成功、有

① 瓦诺克在他的《J. L. Austin》中有“Perception and Other Matters”一章,综述这本书的论题,可参考。

名,不过,据伯林说,他一直向往做一种有形迹的职业。

奥斯汀翻译了弗雷格的巨著《算术基础》,但他生前只发表过七篇论文。去世后,他的学生把这些论文辑为《哲学论文集》,后来又扩充了几篇未发表过的,把他的一些讲课笔记等整理编辑出版,包括《感觉和可感物》、《如何以言行事》。奥斯汀虽然年轻时就崭露头角,但二战后才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不幸早亡。我深信,若天假以年,他会哲学和语言学做出远为更大的贡献。

阅读奥斯汀是一种享受,他的文字极为精湛,充满智性之美,在他那些最好篇章里,思想以鲜明纯净的方式结晶,交映而发立体的光辉。奥斯汀对英语中各种微妙逻辑差异的感觉,无出其右。读了奥斯汀就觉得,并非诗人才需要倾听语言说话的好耳朵,哲学家只靠逻辑思维;实际上,哲学家做论证时犯错,很少因为弄错了形式上的逻辑犯错,多半倒是因为没听出自然语言内涵的微妙逻辑。本书为此提供了很多实例。

奥斯汀对哲学有些与众不同的看法,他希望哲学家更多合作,尽可能争取获得共识。他认为哲学按其本性并非总要争论不已,希望在哲学中,像在科学中一样,确立一些扎扎实实人所共认的东西。奥斯汀本人甚爱好科学,有传记作者认为他也许更愿意自己成为科学家,以上主张体现出他希望哲学能够获得科学的一些优点。实际上,奥斯汀的很大部分哲学工作是与语言学研究结合在一起进行的,他关于以言行事类话语的研究大致是哲学-语言学交叉领域的研究。

奥斯汀论自然语言

奥斯汀最广为人知的工作是他关于以言行事类话语的研究,不过,这项研究跟我们眼下这本书关系不大。这里只简要介绍一下他对日常语言的一些论说。^①

人们把奥斯汀的工作方式称作“日常语言分析”。奥斯汀的确一向注重日常语言分析,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只重语言,不

^① 以下内容主要采自我的《语言哲学》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十一章第三节。

重世界。奥斯汀说,我们的确是要检查在这样那样的场合我们会说什么,会怎么说,但这时我们重新审视的却不只是语词,我们同时也重新审视我们用语词来描述的实际情境。我们通过对语词的更敏锐的感觉来更敏锐地把握现实。“日常语言分析”、“日常语言学派”这些名称都容易引起误解,他偏向于“语言现象学”这个名称,只是这个名称也够绕口的。

我们为什么特别着重分析日常语言呢?我们现在使用的语词是前人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不知经过了多少锻炼修正,凝结着无数世代承传下来的经验与才智,体现着我们对世界的基本理解。哪里须得加以区别?哪里须得保持联系?我们区分“事实”和“事情”,我们说“事情发生了”却不说“事实发生了”,这个区别里面多半包含着值得深思的道理。适者生存,概念在这里分野而在那里交叉,这种说法成立而那种说法不成立,总有一定的道理。那些见微知著的差别,那些盘根错节的联系,非经一代人一代人的言说,不会凝聚到语词的分合之中。哲学家也能想出一些重要的区别和联系,但这些通常有赖语词中已经体现出来的更基层的分合,要用我们一下午躺在摇椅里想出来的东西取代万千年千万人经验的结晶,不啻妄诞。

常有人批评日常语言不够精确。我说我儿子成绩差,你问到底多少分,60分。也许我说得更精确了,但也许我说岔了,因为60分可能并不差。我们首先不是需要精确,而是需要拢集多个线头的、最富含意义的表达,“成绩差”连同我儿子的得分、连同我的判断和忧虑一起说出来。也常有人批评日常语言含混、模糊。含混、模糊和混乱接壤,但两者并非一事。没有梳理过的感觉是含混的,但不一定混乱。感觉混乱指的是另一类情况:混乱是理应清楚的地方不清楚,已经露出了自相矛盾的苗头。

日常语言的用武之地是日常生活。比较起科学上使用的语言,日常语言常常不是那么精确严格。锤子、斧头、撬棍可以应付多种多样的工作,但在流水线上拧一个特定尺寸的螺丝,一把特制的螺丝刀就会更加合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碰到意想不到的情况,事先都定义得毫厘不爽的概念经常派不上用场。此外,生活在流动,我们有了新的知识,新的爱好,这些新

知识新爱好又和旧知识旧爱好藕断丝连。一个语词在不同语境中的意义变迁是自然概念的本质而不是偶然具有的一个缺陷。日常生活可不是个小领域,而且其中荆棘丛生,要把这些棘手的情形讲个明白可得有了了不起的能耐。然而,日常语言有自己的限度,到了另一些领域,我们就必须求助于更为精密的语言,例如数学语言。我们得发明出新的语汇才能自如地谈论显微镜底下发现的新事物。

所以,奥斯汀并无意主张日常语言十全十美。我们的身体经多少百万年的进化长成现在这样,其构造的精妙让人赞叹,但它当然不是完美的,它不能像猴子一样跳到树枝上,不能像老鹰一样飞上云端,不能像骆驼一样耐热耐饥。但在这里说“完美”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愿抓了烙铁立时烫起个大泡疼得嗷嗷直叫,但若我们的手指敏感到能摩挲出红木桌面和橡木桌面的区别,它就不太可能摩挲着烙铁不烫起泡来。我们在“快乐”这个词里用了个“快”字,就把快乐和畅行无阻和海阔天空联系起来了,可同时生出了“不快”的歧义。英语和汉语各有千秋,大致能够应付各种情境,但各有难应付的事情。碰上这些不如人意之处,有人一下子走得太远,希望全盘克服一切不便,发明出一种理想语言,把思考和说话变成一种全自动过程。其实,惟有不完美的世界才是有意思的世界,我们才有机会因改善因创新而感惊喜,因绕过陷阱因克服障碍而感庆幸。

日常语言既然不是十全十美,我们自然不可用它来对事事做出最终裁判。但又有什么能到处充当最后的裁判者?有些疑问要由科学来裁决,有些则靠大家同意,有些干脆没有答案。无论谁来裁决,到另一个时候,另一个场合,出于另一个考虑,已经裁决好的都可能需要重新斟酌。日常语言确实不是一锤定音的最后之言,原则上我们处处都可以补充它改善它胜过它。但请记住:它确是我们由之出发的最初之言。哲学困惑最后也许会把我们引向充满术语的讨论,但它最初总是用日常语言表述出来的。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这人这么说,那人那么说,以谁为准?语言事实尚不能确定,自难进一步对语言进行分析。不过这个

困难被大大夸张了,我们以为同一种情境下人们会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往往只因为我们设想的情境大而化之,待我们增添些许细节,把情境设想得十分具体,我们会发现人们在这种特定情境下会采用的说法相当一致,而一开始那些不同的说法提示出所设想的情境其实各有一些差别。有人主张冷热之类只是主观感觉,与此互为表里,似乎凡可以说“屋里冷”的场合,我们也都可以说“我觉得屋里冷”。但若我已经向你表明暖气烧得好好的,气温计指着 25 度,屋里其他人都不觉得冷,这时候你大概只会说“我还是觉得(屋里)冷”而不会说“屋里还是冷”。前一个说法让人猜测你也许外感了风寒,后一个说法却让人猜测你内感了偏执狂。什么时候我觉得屋里冷等于屋里冷,什么时候不等于,这对于澄清有关感觉的哲学讨论大有干系,而这种讨论占了哲学论著差不多一半。

一模一样的情境而常见两三种说法,也许由于说话邈邈,那我们可以研究一下怎样把话说得更加准确切实。但若出现了认真的分歧呢?这会提示我们,这里出现了两个略有差别的概念体系,我们须得通过对这两个概念体系的进一步来解决分歧。澄清这一类分歧,通常最富启发。物理学家碰上一个转“错”了的电子,如获至宝;我们碰上一个说话怪异而又怪异得有道理的人,也不要轻易放过。

日常语言分析并不一定只是零打碎敲。我们可以对某个领域中的主要概念进行系统研究。例如,为自己的行为提供辩解的种种说法构成了一个自然的问题域。我们现在既已准备好通过日常语言分析来进行探讨,那么我们肯定希望,这个领域中的日常用语既丰富又精细。我们选择来加以分析的用语,最好还不曾被人们分析得太滥。道路上走过的人太多,路走得秃秃的,踩上去容易打滑。一提到“美”这个词,就会有几十上百个关于美的定义涌上前来,接下去就是一排排哲学家自己编出来的包含“美”这个词的例句,乃至我们记不清人们实际上是怎样使用“美”这个字的,甚至记不清人们到底用不用这个字。

通过对某个领域中的主要概念进行系统的研究,我们就可能把平时的零星意见发展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理解,把平时模

模模糊糊感觉到的东西转变为清晰的理解。人们现在常说,仅仅清晰是不够的。不过我们也不该满足于聪明过人地指出天下之事莫不幽隐难测。碰上能够获得清朗见识的机会,我们也该试上一把。

《感觉与可感物》

奥斯汀系统讲授这本书的内容,始于1947年,在牛津大学;此后多次以此题开课,并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处以此内容做系列讲座。奥斯汀主导的“周六晨会”也常讨论这些内容;格莱斯、瓦诺克等人常出席这些聚会。皮彻回忆说,奥斯汀在哈佛和他们讨论这些问题时好多内容远比这本书更深入有趣;另一些听过奥斯汀讲座的人也有类似评论。我们远处的人只能读文本,只能想见大师临场探讨问题时的情态。这个本子不是奥斯汀的“著作”,是G. J. 瓦诺克根据奥斯汀的授课笔记整理成书的。^①

《感觉和可感物》借助概念分析的方法批判感觉与料理论,是日常语言哲学的典范之作。

感觉与料理论是个相当一般的学说,随便哪部哲学辞典里都能查到。这里引用奥斯汀的概说:

我们从来不曾看到或以其他方式感知(或“感觉”)到物质对象(或物质事物),至少我们从来不曾直接感知或感觉到它们,而是只感知到感觉与料(或我们自己的观念、印象、感觉项、感官感知、感知项,等等)。^[2页]

这本书主要以A. J. 艾耶尔的《经验知识之基础》为靶子。不过,奥斯汀特别说到,这是个古老的理论。古希腊哲人的有些名言不知是否可以归入感觉与料理论,但与之确有渊源关系。怀疑论者蒂蒙:“我不说蜜是甜的,我只是承认,蜜尝起来

^① 编成本书情况,瓦诺克在他为本书写的前言里已经说明,这里不赘。

好像是甜的。”^①怀疑论者恩披里克说：“同一座塔，从远处看起来是圆的，从近处看起来是方的。”^②普罗泰戈拉说：“万物是如何存在也就等于个人感觉如何”。^③又说：“对于我来说，事物就是向我呈现的那个样子；对于你来说，事物就是向你呈现的那个样子。”^④

相对于古希腊人的那些主张，近代一批哲学家的阐论更适合贴上“感觉与料理论”的标签，或至少跟这个理论大大接近。例如贝克莱的“存在即被感知”，马赫的“感觉复合理论”，等等。

颜色、声音、温度、压力、空间、时间等等，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相互结合起来；……显得相对恒久的，首先是由颜色、声音、压力等等在时间和空间方面（函数方面）联结而成的复合体；因此，这些复合体得到了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物体。……物、物体和物质，除了颜色、声音等等要素的结合以外，除了所谓属性以外，就没有什么东西了……世界仅仅由我们的感觉构成，……要素（感觉）是第一性的……并不是物体产生感觉，而是要素的复合体（感觉的复合体）构成物体。……一切“物体”只是代表要素复合体（感觉复合体）的思想符号。^⑤

罗素、摩尔等人则明确主张这一理论。

感觉与料理论或类似理论源远流长。像所有源远流长的理论一样，在哲学史上也常受到批判。奥斯汀此书的批判系统采用了语言分析的方法，别具一种力量。

奥斯汀说：“曾有很多很多大哲学家持有这些理论。”〔2页〕单就这一点说，讨论这种理论就挺有意义。不过我觉得还不止于此。我相信，哲学爱好者在自己考虑这类事情的时候，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342页。

② 同上，340页。

③ 柏拉图，《泰阿泰德篇》，152c。

④ 柏拉图，《克拉底鲁篇》，386a。

⑤ 马赫，《感觉的分析》，商务印书馆，1975年，9-29页。

通常都会走向类似的理论。我把这称作“初级反思的自然趋向”。语词含义的指称论是初级反思的自然趋向的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我们平常说理,是在具体事境中说理,哲学好像摆脱了具体的事境,转变为纯说理,进入了纯粹的道理世界。在这个转变中,我们都有犯一些特定错误的自然倾向。果若如此,指出错误,对这种理论加以批判,比哲学理论之间的互相争辩更为基本,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奥斯汀自己在另一篇文章中曾说:“我想,如果我们关注这些事情,我们能清除哲学中的一些错误;毕竟,哲学被用作替罪羊,它展现的错误实际上是每个人都犯的错误。”^①当然,“初级反思的自然趋向”和“很多大哲学家持有这些理论”通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大哲学家之为大,我猜想,恰在于他们在阐发我们人人身上的哲学家想阐发的东西,包括犯下我们身上的哲学家要犯的那些错误。

前面引用了奥斯汀对感觉与料理论的一般表述。当然,持这一理论的每个哲学家都会有远更细密的表述,分析和争论都要在这些细密表述的层面上展开。但细密的表述、细密层面上的争辩,差不多都是由于与“一般思想”相联系才有意思。对奥斯汀的驳论也须如是观。有意思的批判是针对普遍迷误的批判,在某个偶然错误上反复辩驳没意思。对语词含义的细致分析是牛津学派的特点,在牛津学派中,奥斯汀又格外细致。我们当然应当注重文本,分析必须紧扣词句,但紧扣词句,对我们来说,是紧扣词句与基本思想的联系,让自己保持在一般思想的眼界中。

本书的批判也非只限于感觉与料理论本身,奥斯汀的批判显性地联系于一批重大的哲学问题,例如,感觉是不是确定无疑的知识基础?知识有没有确定无疑的基础?现象语言与物理语言的两分是否成立?等等。此外,它也涉及语言与哲学的关系,两分法,概括,哲学理论的可能性等论题。奥斯汀对自己的批判指向这些重大问题有明确的意识。其中部分问题,我在“《感觉与可感物》读后”讨论。

① 奥斯汀, *Philosophical Pap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252 页。

反批评

奥斯汀对感觉与料理论的批判,当然不是人人接受、交口赞誉。首先,艾耶尔本人对奥斯汀的批判做出全面反驳。^①他把奥斯汀的论证分列为17条,逐条回应。例如,第一条,奥斯汀批评感觉与料理论家举出的物质事物通常是些中等大小的干硬物体。艾耶尔回应说,奥斯汀的这个批评有些道理,但感觉与料理论家在这事上的疏忽并不大影响这个理论的可靠性。第二条,奥斯汀认为看见椅子就达到了确定性。艾耶尔评价说:“这个论辩远为更加深入;它的确触到了事情的根本点。”不过,感觉与料理论家在这里所说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是“纯粹逻辑上的”。在奥斯汀所描述的那个场景中,“引发感知判断的经验的发生与这个判断为假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也许说成“并不矛盾”更好理解些〕。

对这一条,艾耶尔还做了更多的辩护,但仅仅这一点就已经让我们感觉到,哲学争论一般不是收敛的,而是扩散的。要争论下去,我们就被引向诸如此类的问题:逻辑命题与经验命题的两分是否成立?经验命题是否永远无法达到“逻辑上的确定性”?既然经验命题不是逻辑命题,谈论经验命题能否达到“逻辑上的确定性”是否有意义?

赫斯特〔R. J. Hirst〕对奥斯汀这本书提出多种批评。^②赫斯特的批评,先是一些具体的,最后提出一些一般的。具体批评,这里只引两条。一条批评是,如果不像奥斯汀那样对“物质事物”这个用语采用“倒错的狭窄解释”,那么,他所列举的,椅子、人、人的声音、河流、火焰、虹霓、影子、电影院银幕上的图像、水汽的确都是“物质事物”;因为 anything 都可以被称作 a thing,任何东西都是东西、事物,而奥斯汀单子上的大多数东西

① 艾耶尔,“Has Austin Refuted Sense – Data?”,载于 K. T. Fann 编, Symposium on J. L. Austi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9, 284 – 308 页。下面三段引文见 285 – 286 页。

② R. J. Hirst, “A Critical Study of Sense and Sensibilia”, 载于 K. T. Fann 编, Symposium on J. L. Austi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9, 243 – 253 页。

显然都是物质的〔或物理的〕；例如，人声作为空气振动，甚至光。反正，这个用语有“通常的哲学用法”，而我们的确需要一般语词来进行哲学讨论，尽管这种讨论不是普通人的关注所在。另一条批评是，奥斯汀说直接一词始终未得界定，这至少对普莱斯是不公正的。普莱斯曾对直接加以明确界定：“对对象意识不是通过推论或其他任何智性过程达到的，……或通过任何从符号到意义的转变达到的。”赫斯特本人倒也反对感觉与料是被直接感知到的，但方向与奥斯汀相反：根据心理学，对颜色色块的感知照样不是直接的。

赫斯特提出的一般批评主要有两条。首先，奥斯汀所持的立场是“贫瘠不育的”，例如，你总是指出看到的東西有形形色色种类，真正的一词的用法形形色色，那你还怎么进行分类、归类，进行研究？奥斯汀的另一个毛病是过于钟爱日常语言。但众所周知，“科学和知识的进步不仅靠分类和概括，而且也靠新概念、新术语，或日常语词如质量、力、波、细胞〔cell〕的新意义。”赫斯特的这两点批评很富代表性，很多人对奥斯汀这一路有这些质疑。

赫斯特最后警告我们，这本书含有“一个严重的危险”。它没有讨论对感觉与料理论的“因果性论证”，而这一路论证才是最关键的。奥斯汀并没有回答：感知的相对性、折射、反射、复视觉、似真幻觉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诉诸生成理论。奥斯汀一类哲学家无疑会说：这些问题要由科学去解决，然而，科学家提供的回答恰恰是奥斯汀会视之为具有哲学性质的回答，即，某种形式的表征理论。

尽管赫斯特的批评是多方面的，但都联系到他最后的这个警告，而这个警告的背景，如赫斯特本人清楚表示的，涉及的是哲学和科学的关系。这个题目放在这里讨论显得太大了。不过，这个警告，以及本节提到的其他几项反批评，我在“读后”都会多多少少做一点儿讨论。

G. J. WARNOCK'S FOREWORD

Austin lectured many times on the problems with which this book is concerned. The first lectures which were substantially in the form here presented were those which he gave in Oxford in Trinity Term, 1947, under the general title 'Problems in Philosophy'. He first used the title 'Sense and Sensibilia' in Trinity Term of the following year, and this was the title that he subsequently retained.

In this case, as in others, Austin repeatedly revised and re-wrote his own notes. Some undated and very fragmentary notes survive which are presumably those that he used in 1947. Another set of notes was prepared in 1948, and yet another in 1949. This set, in which Austin made insertions and corrections in 1955, covers the earlier parts of his argument in considerable detail; but the notes for the later lectures are much less full, and are also evidently not complete. A fourth set of notes was written in 1955, and the last in 1958, for the lectures Austin gave in the autumn of that year in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His lectures on 'Sense